

祖父 是一粒粮食

1996年卷·散文

陈原著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祖父是一粒粮食

陈 原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年作家陈原的第一部散文集。作品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挚爱，对大自然的亲近，对土地的依恋，对人间真情的向往。

祖父是一粒粮食

陈 原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市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4 字数 130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487—3/I · 2222

定价：10.00 元

顾问 冰 心

编审委员会

主任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朱盛昌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翱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注: *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策划 白亚南 简文乐

出版委员会

主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员 胡毅强 甘以雯 陈爱仪 林 莽

朱晓岭

总序

袁 鹰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前年开始出版 1994 年卷 15 册,去年出版 1995 年卷 12 册,今年继续出版 1996 年卷 12 册,三度芳菲,春光满眼。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园圃中一簇簇新葩临风摇曳,顾盼多姿,芳香四溢,心头禁不住涌起阵阵欣喜之情。

这套冠以“文学之星”的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服务文学事业、促进创作繁荣的一项举措,寄希望于新世纪新人,着眼于那些具有文学才华、取得优异成绩而又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版个人专集的青年作者,为他们搭桥铺路,擂鼓助威,采取每年出版一套丛书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将他们送上文坛。因而,也可以说是一项文学的“希望工程”,一项跨世纪工程。

前两年,冯牧同志和我在为 1994 年、1995 年卷所作序文中,在开端和结束处曾说过这样两段话:

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

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八十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

作为本丛书编审委员会的主持人，冯牧同志不幸于去

年秋天离我们远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对祖国文学事业的献身品德和培育扶助青年作者的满腔热情，无声地教育和激励着我们继承他留下的编审“文学之星丛书”工作，仍然本着同样的认识，同样的愿望，怀有同样的心情，一如既往，不敢稍有懈怠。

三年以来，不敢说已经推出多少部巨著，巨著将会伴随巨匠诞生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可以奉告于作者、读者和文学界同行之前的，自接受委托参与编审之日起，我们都是兢兢业业，努力遵循“二为”方向，贯彻“二为”方针，为文学园圃的绚丽繁华贡献绵力，增添一花一叶。每次编审工作前后历时一年，自始至终，都以作品质量为唯一取舍标准。我们高兴地读到一批批贴近时代风云、贴近人民爱憎并且具有各自艺术特色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先在刊物上发表时就得到好评，为文学界和读者瞩目。他们的作品中，焕发着文学新军共有的英姿朝气。我们也乐于看到一些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有所创新、有所尝试的作品，即使这种创新和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未臻成熟，那也比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吃别人嚼过的馍要好得多，毕竟，21世纪的文学属于开拓的崭新的文学。1996年卷的12册，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评论，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确是新的、可喜的收获。

我还想顺便介绍一下编审工作。我们编审委员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平时分散读作品，分组交换意见，每年只在终审时集中几天，反复讨论。炎暑之际，虽然远避尘嚣，情绪却一样灼热，直到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决定了入选

书目，大家才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和清凉。审读的程序力求做到严肃和严格。比如，从初审开始，就隐去作者姓名、实行“闭卷式”审读，二审、三审都在只看作品不问作者的情况下进行，直到集中终审时，才现出庐山真面目。可能有人认为似乎多此一举，但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力求避免和排除某些时俗不良风气的干扰，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使编审工作在比较安宁纯净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又比如，个别书稿正在顺利通过初审二审进入终审时，突然获悉作者已有或者即将有另一部新作问世，为了严格按章程中“出版第一本书”的规定办事，不得不忍痛割爱，因而也不止一次经受一种不免惋惜却又无可奈何的惆怅。这种做法，这种心情，我们自己甘苦自知，当能得到有关当事人所谅解和期待入选的作者们所赞许吧。

三年转眼过去了。本丛书再出版三卷，我们就将走到21世纪的大门口，就将聆听到新世纪那震撼心弦的钟声。每念及此，不觉心绪如潮，难以言宣，同时也就分外感到肩头的沉重，再次想到任重道远、上下求索的古训。

1996年大暑之日

序

张守仁

三年前的夏天，当我在《十月》杂志工作的时候，接到一位不认识的作者寄来的稿子，阅读之后，感觉这位文学青年是有创作潜力的，欣喜之余，兴冲冲给他写了信，表示对他创作成绩的肯定。我在信上祝贺他：放心吧，稿子一定能在重要位置发表。这位我当时陌生的作者就是陈原，那篇稿子就是发表在《十月》1993年6期上的《祖父是一粒粮食》。此稿后来颇获好评，不断被书刊转载，并多次获奖。

目前这本以《祖父是一粒粮食》为书名的集子，主要抒写的仍是对故乡以及故乡亲人如祖父、姥姥、母亲的情感。作者颇有北方汉子的阳刚之气，长于哲理性思索。集子透视出一个真正男子汉对生命的感悟、对亲情的缅怀、对自然的礼赞以及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尊重和向往。故乡的泥土、河流、人物，是他的灵魂栖息之地，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

故乡是什么？在世界各国语言里，“故乡”一词大都有父母之邦、诞生之地的含义。每个人的身躯里，都流淌着来自祖先的血液；故世上许多作家都竭力寻找自己生命的源头，回忆童年、少年难忘的生活。

几年前，我和台湾著名诗人商禽相遇于福州。酒酣耳热之际，我们已进入微醺状态。商禽眼睛红红地对我发感慨，

他说去了台湾几十年，一直想回故乡宜宾，回到那生产五粮液名酒的生身之地。他拍着我的肩膀，动情地倾诉：“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小时候光着屁股洗澡的那条小河，就是捅马蜂窝时被野蜂蛰得脑袋凸出肿块的那片林子，就是把南瓜顶部切开，瓜里放进酒药，学大人酿酒的那个瓜园。我们年长之后，无论怎样挑剔世界，可总是爱恋生养自己的那个家园。”

一个游子，无论他漂泊何方，他那思念桑梓、怀恋祖根之情，总是动人肺腑、催人泪下。

今年见到陈原本人，看到他那高高的个儿、黧黑的脸膛、坚实的脊背，心中油然而生“山东大汉”的称谓。我对山东男子汉爽直、热情、纯朴、憨厚的性格一直怀有好感。四十六年前，当我离家进入陈毅任校长的华东军政大学时，我的第一任连长、指导员，就是山东大汉。当时我才十六七岁，我不会洗衣服，连长就蹲在井台上教我洗；课余活动时，他讲战争故事给我听，甚至倒立起来用手掌走路，以甘为孺子牛的方式让我取乐；晚上还给我盖被子。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当时他每月津贴才五六毛钱，竟能省下一毛两毛让我去看电影。这种比父兄更亲的关怀，这种阳光般的温暖，这种融洽无间的人际关系，使我终身难忘。我这辈子一直认为，那些生活在齐鲁大地上、热心衷肠、襟怀坦荡、艰苦卓绝的男子汉们，是我们国家、民族完全可以信赖、依傍的栋梁。也许是因为爱屋及乌，多年来，我对文学界生机勃勃、英才辈出的“鲁军”，表示了较多的关注。

我们这位把人生第一次圣洁的羞涩之情不是献给爱人而是献给文学的年轻人陈原，发表作品至今也才几年，艺术

上还不够成熟,但他执著于献身散文创作。他认为:“散文是离生命和灵魂最近的一种文体。不要在乎你得到了什么,而要在乎你为散文付出了什么。”他坚持创作,呕心沥血,即便是他父亲身患绝症长期住院、儿子刚刚出世那些忙碌、心焦、难过的日子里,他仍挤时间为文。他把创作视为自己的一种生命方式,这和那些“玩”文学的人迥然有别。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重要的是不断丰富自己的阅历,汲取各方面的营养,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坚持个性,永远创新。那么,积以时日,播下去的“粮食”种子,是一定会有令人羡慕的收获的。

最后我还要对大力支持、热情扶植年轻人文学创作的山东作协和莱芜钢厂有关领导,表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衷心谢意。

1996年6月26日晨

目 录

序 张守仁(1)

第一辑 泥土的声音

祖父是一粒粮食	(3)
生命与泥土	(8)
泥土的声音	(12)
阳光下的麦茬地	(19)
荒冬	(24)
大平原	(30)
在旷野	(33)
平原小村	(35)
故乡	(39)
春天·生命·故土	(41)
我在异乡寻找故土	(45)
归乡者	(49)

第二辑 坚硬的风景

走向黄河	(59)
站立海边	(67)
深秋·原野	(70)
石屋	(73)
鹰和鹰穴	(76)
溶洞	(79)
走向石头	(82)
崖上松	(84)
拜谒草堂	(87)

第三辑 生命的倾诉

生命的高原	(93)
开学	(105)
生命的沉思	(109)
丛林中的精神	(114)
秋天无主题	(119)
我们的葡萄	(126)
一个夜晚和一只鸽子	(129)
女性的背影	(134)
阳光下的老人	(138)
永远的旅途	(143)
旅途等在门外	(146)
自己的启示	(150)
有雨的日子	(155)

凝望	(162)
门	(168)
一夜篝火	(174)
责编缀语	(186)

第一辑

泥土的声音

祖父是一粒粮食

我和母亲匆匆地踏上归乡的路途。祖父在经历了八十年漫长的风霜雨雪之后结束了辛勤劳作的一生，命归黄泉。我和母亲是为参加祖父的葬礼返回故土的。

我们在黄昏的时候走近村庄，村庄如同死了一般，没有声音没有炊烟没有灯光。甚至看不到站立在村庄旁模糊的人影。我的心越来越冷，那种对故乡遥远的亲切感几乎荡然无存。

在暮色中我们已看见了老家的门楼。母亲在黑暗中对我说：“进家后要哭，不然人家笑话。”我对母亲说：“这是不可能的。您不用管我。”我从来没有伪装的泪水和哭声。因为我和祖父仅是血缘关系。

母亲是用一个专门准备好的手巾捂住嘴哭着从街上走进屋中的。我平静地走进屋子，把行李放在柜子上，平静地望着一切。祖父的棺材对着门口放着，门外高挑着一个帘子，院子里铺着来吊孝者磕头用的麻袋片等。棺材还没上漆，木头的纹路清晰可见。我知道我那辛劳一生身躯佝偻的祖父就躺在里面。而在我心中他好像还活着一般，就如同每次我回来时看到他那样。